

暧昧的日子·老单·乡长故事·机密游戏·民选·政绩·副县长

民

M I N X U A N

选

梁
晓
声
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暧昧的日子
- ◎ 一县之长
- ◎ 民选
- ◎ 乡长故事
- ◎ 机密游戏
- ◎ 政绩
- ◎ 副县长
- ◎ 老单

民选

梁晓声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选/梁晓声等著;吴比编选.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4

ISBN 7-5404-3032-X

I. 民... II. ①梁...②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766 号

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

民选

梁晓声 等著

吴比 编选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340,000 印数:1-10,000

ISBN7-5404-3032-X

I·2003 定价: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	暧昧的日子	毕四海
57	一县之长	何 申
106	民 选	梁晓声
153	乡长故事	王新军
192	机密游戏	程 青
274	政 绩	张锐强
323	副县长	史生荣
373	老 单	小 羊

暧昧的日子

毕四海

—

我叫你大姐吧。

你倒是应该叫我大姐，你属牛，我属鼠，金毛老鼠，哈哈。
你很神秘。

也许吧。说不明白是怎么神秘起来的。至于我本人嘛从来都是身份明确的，四方京剧团一级演员，副团长，花旦。获过三次梅花奖。代表作品……算了，那些个破玩意儿你也不感兴趣。

我在省人代会上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和古水书记很铁，比那些个小市长小副省长什么的都铁。

我和他是朋友嘛。二十多年了……他和我在一起，放松，开心，舒服。就像毛泽东和那些个警卫员，随便，亲热，都是人的样子。毛泽东和那些官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多大的官儿都是老百姓变来的不是？毛泽东对老百姓的样子，说明他的血管里还淌着本来的血。有的官儿架子很牛，他的血液变质了。

我和你在一起，也放松，也开心，也舒服。

看把你美的。老弟，你还不够格。

我知道。

给你提供个把故事什么的，我倒是十分乐意。下雨的日子

• 暧昧的日子



里，我也想说话。……

二

春天里，尤其是烟雨迷茫杨柳依依的日子，男人和男人交谈的最好话题往往是女人和性，而如果交谈的对象是一个女人并且是性感十足风韵姣好的女人那么这个话题就不大好谈了，特别是和上官雪儿这样的女人坐在林业大厦的酒吧里。尽管他是一个对女人的大腿和乳房很有研究的准黄色作家，也根本没有办法把话题引到那上面去。应该说上官雪儿是最有资格谈论男人和女人，谈论性，谈论风月场的女人，她具有风流女人最好的硬件和软件，可是，作家认为，她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她已经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从血液到骨头的政治女人（此话作家绝非是在这里浮夸或者污蔑上官女士。四方省的官场不是一个很小的官场了，这个官场服务着八千万百姓，这个官场活动着三万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许多副省长市委书记在这个官场里可以无人知晓，但是，如果说四方省官场竟然还有官儿不知道神秘女人上官雪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当他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邀请上官雪儿到林业大厦的篁竹酒吧小酌，话题开始就是政治、官场、什么什么大洗牌的时候，他是一点儿都不感到扫兴的，“象嘴里吐不出狗牙来”嘛。再说，他请她喝五十三度茅台想得到的可不是他那些在地摊上十分畅销的小说里比比皆是的什么女人的叫春什么姐妹花什么丈母娘初会俏女婿，他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女人最富有的东西。她最富有的东西就是四方官场的角角落落，坑坑麻麻，起起伏伏，连环套，八卦阵，阳谋和阴谋，权力和人性。对于四方官场，她真的是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部知道。把他这个准黄色作家和这个神秘的政治女人拉在一起的起因是这样的：他在北京的一个酒店里碰到了某位文学期刊

的一个朋友，朋友“命令”他写一个政治小说，朋友说他一个准黄色小说故事很一般，但是里头有一个闪光的东西，那就是关于政治“荷尔蒙”的说法很有意思。不妨进行一点深入研究，不妨用这个套子套出一些好的故事来。最后，朋友诱惑力十足地说，说不定阁下这样的政治小说也可以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他想，四方官场的人们如果读到他的这段文字，那么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和神秘女人走得很近乎就不会想三想四了。

外面飘飘忽忽的烟雨和摇摇摆摆的杨柳，给这个六朝古都江北重镇披上了伤感的绢纱。绢纱覆盖着长江岸畔著名的唐塔，唐塔一共有七座，它们排的座次和位置恰恰照应着天上的七子星座，所以它们又叫七星塔。七星塔坐落在一片竹林里，“篁林修修，七星凿凿，长江浩浩，四方阔阔”，这是吴冠中的一幅山水画的本意，那幅画就是写此地此景此情的。作家看着窗外的景致不无遗憾地说，烟雨美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才是最好的话题，我们偏偏却要谈论什么官场……女人说，其实，政治从来就是离不开女人的。我们今天谈论四方官场，主谈者就是女人，话题的切入点也是女人。作家说，上官先生，这些东西可不是你的专长。女人说，那是你还没有读懂读好我这本大书厚书。其实，凭着女人的本能和直觉，我在关注和研究四方官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放弃女人。他说，那实在太好了。小说家最忌讳的就是纯粹。写政治要是纯粹了那简直就是灾难。同样，写男女写性纯粹了那也是苦难。女人说，不过，我谈的女人和阁下写的女人具有本质的区别。我故事中的女人也有大腿也有乳房也会叫春也会淫荡，但是，她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绝对是男人混官场的晴雨表，她们的舒展和开放绝对是官场里的男人们已经把政治“荷尔蒙”转化为雄性荷尔蒙的标志。作家感觉到了一种别样的深刻，但是他还不大懂得女人的意思。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些思想化成故事？女人举起高高



的夜光杯，让醇厚的玉液顺着她的上面通道进入血管。她高贵的丹凤眼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样子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叫男人不想入非非。可是，在四方官场关于这个女人如何如何地神秘、如何如何地举足轻重、和某位大人物如何如何地关系密切可以说是漫天飞扬，但是关于这个女人上床和床上的故事，作家却实在没有听到什么。女人用沙哑的性感浓厚的声调说，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过去的日子每天都在发生着。今年的春天和夏天，更是这种故事的丰收季节。现在，这种故事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了，这个季节里，权力部门进行着人工政治“荷尔蒙”的合成，手握人权的官员也在生产着这种东西。政治“荷尔蒙”在这样的季节里注入到每一个官员的血管里。你只要是一个官员，就无法拒绝它的注入。这种东西是通过官员的思维传播的。你只要还想着做官升官，它就会顺着你的思维注入到你的血管里。它是一种好东西，它可以让萎靡不振者激情澎湃，三天三夜不睡觉照旧精力充沛，让你有足够的脑力去谋划，去思考，去争取，去给古水书记写万言书（四方省已经有三个政治才子因为万言书而坐直升飞机上来了）。它可以让鲁莽者江山易姓，生发出当年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本事，把最难送的礼送进最“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官员的门里去。它可以增加智慧，让你玩起各种权术来潇洒自如。它可以让头顶飘起“雪花”来的官员马上去焗油从而变得头发黑油油青春不流失，它可以让已经在高干病房里泡起三丈蘑菇的官员突然健步跨出医院。……我还惊奇万分地发现，这种政治“荷尔蒙”还可以迅速地转化成为男性官员的雄性激素和女性官员的雌性激素。我仔细地观察了许多官员，我发现——我得承认，我主要是从男性官员的女人的变化上得出我的“上官定律”来的——如果某位男性官员的性伙伴还是他的夫人，那么，他夫人最近的日子里肯定得到了自己五十岁男人雨露的滋润，爱的耕耘，要不，她灰暗的面庞怎么会突然容光焕发，眼角的鱼尾纹怎么

会突然舒展，僵硬的腰肢怎么会突然风摆杨柳，呆滞的眸子怎么会突然水灵起来？如果某位男性官员的性伙伴已经不是夫人而是情妇了，那么，他的情妇这些日子里肯定会更加风情万种，丰腴的大腿会更加细腻白润，尖挺的乳房会更加颤颤酥软，走起路来会更加呈现八字状态表明着男人侵入的猛烈和频繁。如果这些女人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她们的男人高升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

作家被这个女人的宏论搞得目瞪口呆。

作家急切地说，上官先生，你简直就是官场的爱因斯坦。你的宏论惊世骇俗。你有故事支持你的理论吗？

女人说，四方官场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就是对我的发现的最好支持。

一壶茅台，几碟小菜。官场千古事，都付笑谈中。长江流水幽幽去，几番烟雨飘飘来……

三

南方市市委书记牛林第一个进入上官雪儿的故事叙述中，也必然地成为作家的这个小说情节框架的来龙去脉之一。没有牛林“不放卫星反插白旗”的传说，恐怕也就没有后来“五颗明星”出人意料的跌宕起伏，当然就更不会有夏天里古水书记的“超级表现”了……传说毕竟是传说，官场里的许多传说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但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传说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又往往说明“自古小道出深宫”——所有的传说几乎都不是空穴来风。关于牛林的这个传说是在去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发生的。那天，四方省委书记古水满怀期待、充满自信地驱车来到南方市，他准备着收获一颗“卫星”，他相信牛林是会给他一颗“卫星”的。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古水都不会对这个收获产生怀疑。四方省需要这颗“卫星”，他个人也需要这



颗“卫星”。明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年头，自己的恩师、某位大人物前几天就来了一个电话，小古呀，你的政治曙光终于又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要干出几件出彩的事儿来才好。昨天我看到你的大师兄腰包鼓起来了，今年财政收入300个亿，不得了哇。上边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数字。什么产值，那是可以吹牛的。你怎么样？古水感觉着自己的血管被恩师注入了春风，血液在血管里伴随着春风呼啸起来。他的每一根神经都亢奋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大师兄再八面使风也是在我的下游嘛，四方省不会低于350个亿的，请老领导放心。说实话，放下电话古水还真的感觉到了一股冷风吹进了心头。350个亿你有把握吗？已经在财政收入第一把交椅上连续坐了五个年头的你今年会不会被大师兄掀翻在地呢？都是可恶的日本人的“农产品进口配额”，可恶的纽约“9·11”，让我的出口损失了10个亿，那可是白花花的美金，算下来就是80多个亿的人民币呀。也许，形势并没有我估计的那样子悲观，牛林的南方市不是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吗？只要牛林给我报出80个亿，给我放上一颗财政收入“卫星”，产生良好的连锁反应，350个亿还是会让我稳坐第一把金交椅的。在那个温馨的、荷兰杜鹃开得血红的冬日的夜晚，在四方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妻子给他端来一杯高级茉莉香茶并给予他的嫣然一笑，和她的被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出产的专门让四十岁女人的胸脯挺拔起来的那种“果冻”搞得尖挺无比颤动不停的奶子，还真的让我们省委书记心猿意马起来。久违了的雄性激素迅速分泌，他几乎没有再借助什么录像什么伟哥就把妻子搞成了一个法国的荡妇。他听说法国的女人下了床高雅得像莱茵河里的白帆，而上了床则像发情的春猫。事毕，他想，我的雄性实足到底是来于本能呢还是恩师的电话以及对牛林的期待？

那天，牛林前面开路领着古水书记的车子向宾馆里进发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一匹断了腿的老花狗趴在马路

中央就是不让开或者说已经没有能力躲开了。后来，牛林和上官雪儿说了这个兆头，上官雪儿马上说，恶狗挡路，预后不佳。好在恶狗不恶，腿瘸尚可走路。这是闲话。书归正传。

古水搂着牛林的膀子率先向宾馆会议室走来，随从们识趣地落在后边和领导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太远显得失礼太近则犯忌。

老伙计，还像当年那样天天缠绵夜夜风流吗？古水悄悄地问。

牛林和牛夫人的如胶似漆是有名的。当年，牛林和古水都在那座四方省巡抚衙门里做着青年官儿，古水是团省委书记，牛林是组织部长。古水是一个舞迷，凡省城有点品位有点档次的舞会必定落下他的翩翩身影。他的夫人就是跳舞跳上的。而牛林却从来不出席任何舞会。人们传说牛部长在别的男人搂着不属于自己的女人跳舞的时候，正在搂着自己的虽然出身农村却风流无比、俊俏无比的女人进行实质性恩爱呢。人们的这个传说是真的，四十岁之前的牛林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决不虚度每一个夜晚。官儿做得大了，牛林还是会拼命地从省城从外地赶回自己的爱巢，那里还有绿草殷殷、春水涣涣等着他呢。可是，爬上四十岁以后，牛林却迅速地衰落了。官场里也有黄段子在流行。有段子形容官场里的男人云：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正在浪尖上，六十还要浪打浪。牛林对于这个段子很不以为然。他说，男人的库存是有数的，三十岁上你支出完了，四十岁上肯定不会再有戏。

所以，对于老领导、老朋友的戏言牛林只能够报以苦笑。

但是，这样的搂抱这样的戏言足以证明市委书记牛林和省委书记古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关系在四方官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之南方市在四方省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这非比寻常的年头在这“如果冬天已经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的时刻，四方官场就传开了一个这样的定数：如果提拔一个省官，

那铁板钉钉就是牛林。

别人都认为是定数的这个定数，只有上官雪儿一人认为不一定就是定数。她说，那要看牛林会玩不会玩儿。官场里只有变数，从来就没有定数。也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古水继续搂着牛林的肩膀悄悄说，上头过几天就要来人了，准备选拔五名地市级干部充实到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去。

牛林急忙说，我们王市长可是最好的人选。

古水狡猾地说，南方市只能有一个人到省里去呀。

牛林莫名其妙地摇头。

古水又说，看来老兄对那个曾国藩也是很有研究的了。

牛林本人是大老粗，哪有书记那么多那么大的学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牛林说。

古水说，那你就是无师自通……当年，曾国藩不停地向朝廷举荐干才，又是“汇报”，又是“特保”，又是“密保”，从1856年开始三年间，他就向朝廷举荐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官儿。其中包括那个宰辅之才李鸿章。

牛林说，兄弟们跟着我干，我不能够光顾着自个儿升官，忘了他们。

古水沉思片刻说，哎，这就符合了曾国藩的那句有名的古训——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曾国藩还有一句名言：“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我的理解就是，从政的人想升官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你拿着它作为动力之一好好干，这样的“私”多了就会变成“公”。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公”。

牛林说，这个曾老头倒是说的实话。我认这个理。

古水说，所以，这几年里你就拼了命地给我输送人才。光你给我“密荐”的就有四五个吧？

牛林说，我们干得好嘛，南方是革命大学校嘛。

古水缓慢地摇头，说，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

个方面，我也很够哥们儿的，是不是，老兄？

牛林说，谢谢。真的很感谢。感谢领导对兄弟们的提携。

古水说，现在，你也应该“私”一下了。我的“公”也需要你的“私”。

牛林立马表现出了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他总是这个样子，关键时刻总是要本能地“憨厚”。他说，嘿嘿，我就盼着领导学会曾老头的这一招哩。

古水说少给本书记玩“贫”的……那也要看老兄够不够哥们儿了。

牛林问书记有什么指示？臣子一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古水意味深长地看了老朋友一眼，没有说明白。他想这个憨种心里头精得猴一样，还要我挑明吗？

从车子到会议室充其量也就是一百步，可是，政治往往产生奇迹的就是这一百步而不是一百公里。

例行公事，认真汇报。

牛林发现，古水书记对于他方方面面的、每一个行当都有几个闪光点的、汇集了秘书们和他智慧心血的汇报好像心不在焉。眼神飘飘忽忽，表情散淡迷离。他有点猜不透书记的心思了。

古水到底还是打断了牛林的汇报，单刀直入地问，牛书记，南方市今年的财政收入肯定超过去年。去年你们是70个亿，今年该突破80亿大关了吧？

牛林并没有读懂当时古水书记那双高深莫测的、老猫一样幽黄的、深深藏在浓黑的卧蚕眉下像两孔老山里的古泉的眸子，他只是感觉着书记眸子里有着急切的期待。可是，他从来都是实话实说，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古书记，今年财政收入的数字还没有报上来，但是，我敢肯定，我们的日子不太美妙。出口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严重冲击直线下降，出口日本的大蒜大葱无公害蔬菜受到了日本方面的

配额限制也几乎损失大半。南方市又是一个资源型的老工业城市，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收入也大幅度下滑。今年还连给机关事业单位长了两次工资……老王呀，我觉得保住去年的水平就阿弥陀佛了，你说是不是？牛林看看王市长说。王市长夫唱妇随地鸡啄米一样地点头。牛林松了一口气，官场上有句俗话，老婆汉子一个调，皇帝来了也不尿。可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刻，他应该去看看省委书记古水而不是去看他的官场里的“老婆”，他不知道古水此刻的面庞发生了什么样的风云变幻。记者们录音的录音，速记的速记。古水想，明天四方的各级媒体那么一报，肯定会出现恶性连锁反应。他书生的白净面皮一片一片地发育变紫，太阳穴的青筋也蚯蚓一样拱了出来，脸皮沸沸冒火。他对自己很不满意。曾公一生把张衡的名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锋之不藏——奉为座右铭，我也学而时习之，却总是学不来，遇事锋芒毕露，一张面皮写得明明白白。古水呀古水难怪你成不了大气候。想着沉住气不发火，心火却还是冲上了脑门子，难道我真的到了更年期？

牛林，你怎么变成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专门唱起了政治反调？古水的尖刻是有名的，不过对牛林从来没用过，这一回也亮出来了。牛林分明感觉着书记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阵冰雹，都是一把霰弹。

牛林很委屈地说，古书记，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宁愿丢掉十次乌纱帽，也不能吹牛一回？我可是实话实说。

古水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四方省今年不可能不突破350个亿，你们南方市今年不可能不突破80亿大关。牛林同志，我的估计不会错的，我也作过调查研究。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政治。

牛林面临着利益的时候往往是一头笨牛，面对是非的时候却往往又是一头撞南墙的倔牛，他挺直了粗粗的牛脖子，说，我汇报的是财政收入，不是什么政治。我们吃亏就吃在我

们的政治太多了不是？

古水像一棵历经沧桑的柏树一下子站立起来，单薄的身板神经质地摇晃了几下才站稳。上官雪儿说……可以这样说，当时古水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失望，充满了对老部下老朋友的不理解，牛林你为什么在我的关键时刻和你的关键时刻犯浑呢？凭着你的政治才干政治经验，凭着你我的关系甚至单纯为了你的政治利益，你都没有一个理由不知道我的苦心，没有一个理由不来一个“梅花报春”呀。古水甚至还有一点儿委屈地想，我让你放这个“卫星”也是给你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我给四方省我的任何一个封疆大吏他们都不会回报给我这样的难堪和沮丧，这是肯定的。想到这里，一股热血冲上古水的脑门子，他竟然没有和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拂袖而去了，留下了一屋子的大小官员。偌大的一个会议室死静死静的，只有细菌在活动。那个留着一缕山羊胡子的王市长惊慌失措拉着牛林的袖子好像在哀求着什么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牛林明白老伙计的意思是让他十万火急地去请书记回来，牛林却成了孔庙里的泥塑圣人一动不动，也没有任何表情。

古水回到省城的当天晚上就把上官雪儿叫到了他的书房里，要听她的代表作《锁麟囊》。烦了累了难了他都要听她的戏。上官雪儿说，书记大人好像变成了军阀，我也变成了唱堂会的。他苦笑着赔不是，说，大姐，委屈你了，习惯了，听听就好，就平静了，放松了。上官雪儿说，你还是品品曾国藩的对联吧。

书记书房的堂壁上真的挂着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的那副对联，是古水求大书法家欧阳中石给他书写的，镶嵌在韩国红木框内——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古水却不想去看它，说，我还是想听《锁麟囊》。

四

山水大酒店。

省城的大酒店可谓多如牛毛，有品位有特色有风采的却没有几个，山水大酒店属于其中的凤毛麟角。门口古老的牛车木头轱辘，屋顶上披拂的山草，桃木窗棂贴着的老绵纸，高高的站在门口的酒幌子，进了门迎接你的巴蜀怪才魏明伦先生专门为这个酒店撰写的山水赋，坐下来可以让你尝到的原汁原味的山野水鲜……这一切都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回到山村老家的怀旧。

12 那个日子也是春雨春风调匀了来，桃花杏花一团一团地开。不过，作家那次请的不是神秘女人而是他们文学界的狐朋狗友。《文人》报社的狗屁诗人，狐臭评论家，一个嗜好给女人洗内裤的中性人吕社长，还有几个不大出名的美女作家。喝什么？你放心，绝对不是什么茅台什么五粮液，连假的也不是。他们只配灌酒店免费的扎啤。这群无聊文人正在胡吹海谤、云天雾罩的时候，作家在省人代会上认识的四方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郝芝小姐款款走近他的身旁。他这个准黄色作家对某些大腕经济学家不大敢恭维，他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官方传声筒，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鹦鹉学舌”。可是，对于眼前的这个小姐却是一个例外，他还是兴趣“昂”然的。她把东方古典风韵和西方开放的性感融合得妙极了，一般的女人都是把性感表现在大腿上把风韵表现在眼睛上而这个小姐恰相反。他感觉，她在省人代会上绝对是出水的芙蓉，高挑于污泥水之上的一朵白莲。让他把她和其他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的对西方文学的了如指掌。他不是拍她马屁，这方面的造诣她一点点也不比那些专门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逊色。说句吹牛的实话，那天，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大腕要拜

访作家，作家溜之乎也却来到了郝芝小姐的房间和她整整聊了半天的哈姆雷特。

她显然看到了作家，说，您，请客？

他们这些小子非要请我吃饭，你说烦不烦呀。他说。

她优雅地向每一位牛鬼蛇神点头致意。

如此美妙的小姐如此抬举他们，他们如何能够消受得了，一个个牛鬼蛇神便一个个受宠若惊。

奇迹发生了。只见郝芝小姐对着柜台那么轻轻地一招手，收银小姐便拿下一瓶茅台还有两盒软包中华烟，也是款款地分明地向他们走来。

茅台放在了他们的杯盘狼籍的桌子上，中华烟也放在了他们的目瞪口呆的眼皮子底下。郝芝小姐轻轻地说，毕老师，各位老师，你们慢慢用，我还有客人，失陪了。作家们如坠五里云雾中了……我和她没有什么呀就是我多少地有点什么人家也对我绝对地没有什么呀凭我的五短身材凭我的准黄色作家的庐山真面目凭我的囊中羞涩凭人家的风韵气度学养凭人家的修长的身材丰美的大腿水灵灵的大眼睛白润的象牙一般光洁的脖子亭亭颤颤的酥胸我和人家人家对我又能有什么呢？只有一点，我和她都是这一届的省人大代表。但是这一点怎么能够让人家给我和我的牛鬼蛇神送茅台敬中华呢？

牛鬼蛇神们只有牛鬼蛇神的逻辑和思维。

中性社长说，毕先生，眼前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种解释，人代会上，你对她进行了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包括洗裤头洗乳罩什么的。

狐臭评论家开口便是理论，老毕，肯定的，你向她释放了很多的荷尔蒙。

狗屁诗人每一句话都是诗，啊，如此世俗物质金钱的世界呀还有一个女人不要我们的一个铜板，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啊，女人的茅台，女人的大中华！